

对大数据条件下创新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思考

□ 吴 健 丁德智

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网络社会化三大新趋势,提出创新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几项举措,即澄清互联网内容事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培育网络意见领袖、警惕网络异化现象、引导网络交往新风,以期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异化;网络交往

作者简介:吴 健,湖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丁德智,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校办公室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高等教育管理。(湖北武汉 43006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研究项目“‘90后’大学生微博应用心理研究”(14Z055)、湖北高校学生工作研究会2014—2015年度课题“‘90后’大学生微博应用心理研究”(1415B06)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7)01-0071-03

进入新千年之后,世界互联网技术一日千里,互联网以其超大规模的信息容量和传播速度,正在重新形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时由于高度技术化带来的众多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加大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力度、维护网络世界正常秩序、构建更加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网络文明观已成当务之急。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浙江乌镇,首届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去贺词,称“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网络建设,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中国人民”。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抓住源头,主动融入、顺势而为、正本清源,还网络世界一片晴朗的天空。

一、互联网时代的几个新趋势

1. 大数据概念的提出。自尼葛洛庞帝宣告我们进入“数字化生存”以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提出的“大数据”概念可能是最为激动人心的。“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

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1],人们无所不在数据之网中。在维克托看来,大数据时代至少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全体数据重于随机样本,过去我们把采集随机样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分析方法是模拟数据时代受制于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和信息搜集水平不高的产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大的数据洪流带来了比随机样本更高的准确性,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过去我们无法揭示的细节。二是混杂性重于精确性,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再执着于追求精确度,无需对一些现象刨根问底,我们要做的是把握事物发展的大致方向,放弃了微观层面的精确度,反而可能使我们获得宏观层面的洞察力;三是相关性重于因果性,通过把握相关性可以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预测,这也对网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

2. 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2]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互联网时代,特别是随着移

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活在网上”已经由一种构想(抑或是担忧?)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Web1.0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只能通过互联网浏览、获取信息,而Web2.0则更注重用户交流与互动,用户既是互联网内容的浏览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的制造者、服务的提供者、信息的传播者、行为的创新者。”^[1]而社交媒体正是一系列建立在Web2.0基础之上的网络应用,它对于信息传播的内容、方式、效果的改变是全方位的,网络黏性较过去大大增加,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更加顺滑。但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垄断了大多数的信息资源(全球13台根服务器无一放置在中国),加之网络传播的扁平化特征,也容易导致少数人滥用传播权,散布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西方国家也积极利用互联网输出意识形态,甚至开展颠覆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这都对我们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

3. 网络社会化。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社会概念,曼纽·卡斯特认为跨国资本的流动正在将过去的地方空间转化为流动空间,电子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将社会人群鲜明地划分为两派——互动人口和被动人口,前者参与创新信息,后者则被动接受信息。这是一个知识生产力的时代,它的核心是将知识组织起来并发布的能力。网络社会的形成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产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组织和个人在网络这个平台上互相碰撞交融,网络意见事实上也成为社会基本矛盾和现实关系的晴雨表,反过来人为制造的信息鸿沟和信息壁垒又加深了网络社会的矛盾,如何教育社会大众辨识各种显性和隐形的信息,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定力,不为杂音所扰,已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二、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具体举措

1. 澄清互联网内容事实。互联网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比重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突显。互联网内容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冲击最大的就是内容混杂、中心离散、泥沙俱下、信息超载,人们一方面受惠于网络世界丰富的信息为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提供更多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受困于网络的信息丛林,犯上了信息“选择综合征”。更有甚者,容易被各种虚假的、伪装的、错误的信息所迷惑误导,澄清互联网内容事实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

广大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主流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观为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宣传思想工作除了要用先进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更要在内容选择上下功夫,不但要剔除那些有悖于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错误的东西,更要致力于生产那些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高雅的作品。二是广大网民现在既是网络内容的消费者,更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阿尔文·托夫勒将之称为Prosumer,“只要我们既生产又消费我们自己的产品时,我们就是在进行产消合一”^[4],这意味着目前网络世界的绝大多数内容正是互联网的使用者制造出来的,要加大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引导网民文明健康上网,不信谣不传谣,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主动积极地维护网络生态环境和秩序,将网络建设成为探求真知完善人格净化心灵的精神家园。

2.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新形势下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基本要求是明大势、懂技术、讲方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必须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处理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认同,了解世情、国情、民情,对国内外形势特别是西方包括自由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理论派别有着清晰的认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含糊不摇摆。同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还必须是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行家里手,能始终站在网络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不仅要以为我为主建好网管好网用好网,更要知己知彼,洞悉可能发生的网络漏洞,增强网络危机预警意识,出台实际工作措施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有别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这支队伍必须锻造扎实的工作技能,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挑战;这支队伍不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分流,而应该成为专门化、专技化、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的策源地;这支队伍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配齐配强大有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还应掌握符合网络特征合理合法的工作方法,懂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用贴近老百姓生活的网络言语,回归网络情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3. 培育网络意见领袖。“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概念来源于拉扎斯菲尔德和贝雷尔森(La-

zarsfeld & Bernard Berelson) 所著的《人民的选择》一书。由于意见领袖在某一领域内的权威地位,或是与媒介接触频繁,信息传播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所谓的“两级传播”,即信息首先流向的并不是普通群众,而是经由意见领袖过滤,再将信息扩散给群众。培育意见领袖不是搞造神运动,而是在网络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意见领袖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前瞻性的思维、开阔的视野、良好的知识储备,更要有深耕网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名利所诱。意见领袖通常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因此在培育意见领袖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检视其价值倾向,只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才能形成长期的示范效应。基于网络的开放性特点,意见领袖需要在重点部位、重点领域、重点时段加大力度,增强把关能力,和网民开展良性互动,对网民进行正确引导,将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一呼百应”。

4. 警惕网络异化现象。早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马克思就敏锐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异化现象的产生,具体表现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当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些一个又一个给人类生活带来根本性改变的科技进步,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异己性力量,人类一度高扬的“工具理性”再度遮蔽了“价值理性”。“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5]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地铁上、公交上随处可见拿着手机刷朋友圈的上班族;课堂里学生和教师的互动少了,造就了一批泡论坛、玩手游的低头族,极端如网络成瘾者荒废了学业、虚掷了金钱、磨折了生命,这些对个人和家庭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网络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于现实的感受性大大降低,个体“误把他乡作故乡”,寄情于网上的虚拟世界,被网络意志操控,理性让位于感性,虚拟世界能够带给自己更大的满足感,在现实世界反而打不起精神,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丧失了敏感性,浑浑噩噩游戏人生。网络异化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这种现代的文明病,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要高扬人的主体性,倡导理性的网络文明

观,合理规划上网时间,让我们的青少年自己主宰自己的生命空间。

5. 引导网络交往新风。“网络世界扩大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交往,同时,交往的双方采取了不直接在场的交往方式,即‘虚拟交往’。在虚拟环境里,不存在时空限制和利害冲突,人感觉无比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过度地投入到虚拟空间里,寻求虚拟交往,会使人对现实社会中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越来越缺乏兴趣,真实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真实的情感越来越淡薄,人们的道德伦理问题越来越多,这是新时期人们社会关系发展的危险信号。”^[6]许多年轻人沉沦于网络交友,对身边活生生的“人”反而视而不见。特别是基于SNS的网络社交形态决定了网民往往是依托“兴趣爱好”结成一个又一个网络社区(团体),这种看似完全自主的选择,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人际封闭,形成了新的网上“圈子文化”,通过人为设置边界,将更大多数的“圈外人”排除在外,再进而经由对族群属性的不断确认和强化,一个个小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居于其中的人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对于新鲜资讯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低。事实上,作为网络人最应该秉持的就是开放、包容、多元的网络精神,只有勇敢地冲破固有的小圈子,用更加开放平等的心态迎接不同观点的撞击与洗礼,人才能超越自身的限制,由自在到自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参考文献:

- [1] [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6-08-03.
- [3] 王 文.Web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J].外交评论,2011,(6).
- [4] [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杨鲜兰,陈明吾.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社会交往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责任编辑 陈 玲